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片段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片段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翁绍军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片段/(丹)克尔凯郭尔著;翁绍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640-0

I. ①哲… II. ①克… ②翁… III. ①哲学理论—丹麦—近代 IV. ①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7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 学 片 段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翁绍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40-0

201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4 插页 1

定价: 18.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1 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 5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 2012 年出版至 5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 月

中译本前言

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S. Aa. Kierkegaard(亦译基尔克果、克尔凯戈尔、祁克果),1813—1855]在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20世纪的哲学、神学、文学均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持久效力并不仅限于由生存哲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辩证神学(巴特)和生存神学(布尔特曼、布伯)来概括或衡量。

本书是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基本要素的简洁明晰的表达,亦是其五部主要的基督思想论著的第一部(1844)。书名虽为《哲学片段》,实以基督信仰为论述主题。书中提出的“直接信仰”(“与上帝的直接关系”)的论点,在我看来,是自路德之后,基督思想史中唯信论的一次重大推进,具有思想里程碑的意义。

全书在知识与信仰、苏格拉底遗训与福音书之间的紧张中展开思想论辩,力图确立新的思想认知——信仰、新的思想预设——罪的意识、新的思想决断——瞬间和新的思想之师——在时间中显现的上帝。

克尔凯郭尔在本书中展开的思想对汉语神学的未来建构尤其具有启发性,每一代基督徒在生存论意义上与使徒们一样,直接面对上帝的临在;主耶稣的同龄人(使徒们)的传言,仅是后世基督徒与上帝见面的机缘,而使徒们与上帝的同时性亦仅只是个机缘,后世信仰者的认信本质上是个体在属己的生活决断中采纳上帝的恩典。克尔凯郭尔还强调,基督思想的资源是从新约福音书起始的,而

非从旧约《创世记》起始的。这些论题都旨在阐明“直接信仰”的意涵，汉语神学思想若要摆脱种种民族论、中西二元景观、本土化论之拘限，转向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实有必要借助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机缘。

克尔凯郭尔原打算写一套哲学小册子，本书是其中的第一篇，手稿的最后抄本标明“No. 1: 一个教义的-哲学的问题”，出版时删去了序号，并改名为《哲学片段，或哲学的一个片段》。这个标题表明它反驳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和思辨神学思想的用意。

本书用克利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的笔名发表，克尔凯郭尔的本名著为编者。^{*} 克尔凯郭尔的著作，除宗教作品外，大都用笔名发表，这是他精心构想并一直保持的一个特点。宗教著作不用笔名，乃因为这类著作是其基督信仰的直接表达，可坦然地道出本名；其他著作则带有思想尝试的性质，其论述不能确定是他自己的主张。本书原并未打算用笔名，手稿的最后抄本仍署本名，可见本书乃属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思想作品。出版时，克尔凯郭尔改署笔名，推究其原因，大概与当时神学界和教会界的状况有关。如果我们考虑到，汉语神学界和教会界迄今仍有拒认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思想的情形，当时克尔凯郭尔的处境也可以想见。

克尔凯郭尔开创了教会建制外的基督思想的先河和典范，是文化基督徒的一个前驱。本书汉译本之面世，尽管过迟，却并非不合时宜。

刘小枫

一九九四年十月香港道风山

^{*} 为简便清晰起见，我们将此中译本的原著者直接署名为克尔凯郭尔。——编者

一个历史的起点能提供一种永恒意识吗？

这样一个起点怎么可能不止只有历史的兴趣？

永恒幸福能依赖历史知识吗？^①

① 在手稿中，扉页上的这段题词原先是：

我怎样去获得我的永恒意识的一个历史起点？对我来说，这一历史起点怎样才能以不止只有历史的兴趣？我怎样才能将我的永恒幸福建立在历史知识之上？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曾区分了两类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他认为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而事实的真理不可能是必然的。永恒和历史分别对应了这两类真理，而永恒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则成了宗教与哲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克尔凯郭尔正是从这一中心问题出发，接连提出了作为扉页题词的三个问题。不要以为他将这三个问题回答一个是与否。他习惯把自己所提的问题当作论述的出发点，而不是当作一个要求明确回答的疑题。这里所提的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个荒谬的问题，它们要探讨，永恒的意识是否可以从短幅的历史起点获得，也就是说，作为永恒真理的基督教是否会有一个短幅的开端，比如，是否以耶稣作为上帝来到人间为开端。实际上，《哲学片段》各章的讨论都围绕着这个问题。

在这段题词中，“幸福”的丹麦文为 Salighed，它具有幸福、极乐、幸运、有福、拯救等多重含义，克尔凯郭尔更用它意指体现人的智慧与道德的幸福。这种幸福跟苏格拉底所理解的幸福相一致。在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ia)中，苏格拉底向雅典人表白说：“我力图规劝你们每个人不要多想实际的利益，而要多关注灵魂和道德的改善；或者说不要多想获利，而要多关心城邦的改善”(36c)，他以为由此能给雅典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 注释为译者参照其他译本的注释所做。下同。——编者

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

莎士比亚^①

^① 这段话出自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喜剧《第十二夜》，译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剧中伯爵小姐奥丽维娅家的女仆对小丑说，他在外面鬼混，小姐找不到他，会把他吊死，或者把他赶出门，小丑回答女仆说：“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克尔凯郭尔引用这段话，有完全不同的含意。他用来描述自己的心态：通常作品问世后，作者就被“吊”着，这当然是不幸的，但比起作者与整个世界不幸的“姻亲关系”来，好好吊死要胜过这种坏的姻亲关系。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思考方案	7
一	7
二	14
1. 在先的状态	15
2. 教师	16
3. 信徒	22
第二章 作为教师和救世主的上帝——一个诗人的冒险	28
第三章 绝对的悖论——一个形上学的奇想	49
附录 悖论的冒犯——一种听觉的幻想	65
第四章 与主同时的信徒的处境	73
插曲	95
一、趋向实存	96
二、历史的	100
三、过去的	101
四、对过去的理解	104
附录:应用	113
第五章 再传的信徒	116

一、再传信徒的区别	117
1. 第一代再传信徒	119
2. 新近一代再传信徒	122
3. 比较	128
二、再传信徒的问题	129
跋	145
译者后记	146

绪 言

这里提供给读者的只是一本小册子，作者自主命题，自负文责，自费出版（*proprio Marte, propriis auspiciis, proprio stipendio*），^①他当然没有资格去自命这是精深的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谁一旦从事这种事业，无疑就获得了合法的资格，身价可为之一变，坦途可为之敞开，他大小场合必到，或作指导，或下结论，或做帮手，或做志愿随员，或成为一个英雄，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的英雄，抑或再退一步，也是一个绝对的吹鼓手。而我所提供给读者的只不过是本小册子，即使我像霍尔堡^②笔下的那位硕士，^③如果情况允许的话（*Volente Deo*），另外再接续写上 17 本小册子，这种状况也不会因此而改观。要使它有所改观的话，只有让半小时写篇短文的作者去写点别的东西，即使让他去写对开本也行。总之，这篇作品是跟我的才能相称的，我像如是宣称的那个罗

① 这样的表述模仿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在《演说集》（*Philippics*）中的口气。

② 霍尔堡（Ludvig Holberg, 1684—1754）丹麦喜剧作家，有“北方莫里哀”之称。主要作品有《政治工匠》、《山上的耶柏》、《乌品塞斯·冯·伊塔西亚》、《埃拉斯穆斯·孟塔努斯》（*Erasmus Montanus*）等。

③ 那位硕士夸口说：“我循着古人的足迹走，其中的证据后天将被发现，那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将为我的论文辩护。”

马人^①一样,也是出于情有可原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懒惰(*merito magis quam ignavia*)才愿意为现存制度效劳的,我仅仅是恣情个人的爱好(*ex animi sententia*)又乐此不疲的一个并不懒惰的游手好闲者。但我也并不想因为逃避公事(*ἀπραγμοσύνη*)^②而自感内疚,在任何时代逃避公事都是一种政治罪过,尤其是在一个骚动的时代,古时候每遇骚动期间,此罪甚至可惩处死刑。^③ 不过,假定由于他人的干预,而确实对自己引起混乱的更大罪过感到内疚——从而使人留意自己的职责,那对这个人来说岂不更好吗? 那岂不是使每个人自己的脑力工作跟公众利益恰好一致起来,并恰好一致得简直难以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或是关心公众的利益。在叙拉古城(*Syracuse*)被占领时,阿基米德(*Archimedes*)^④不是仍泰然自若地坐着,凝视着他的那些圆吗? 并且他那句精彩的话——“不要弄乱我的圆”(“*nolite perturbare circulos-meos*”)——不就是对屠杀他的罗马士兵说的吗? 但没有这种福

① 指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萨卢斯特(*Sallust*,前86—前34),他在历史著作《朱古达战争》(*Jugurtha*)中写道:“他宁可记载史实而不愿从事政治,这出于情有可原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懒惰。”

② 逃避“公事”见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录》(*Memorabilia*)卷三第十一章,苏格拉底拿自己的悠闲生活开玩笑地说:“……我可是个极不容易得到有闲工夫的人。因为有许多私事和公事简直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③ 根据古希腊梭伦(*Solon*)的法律,拒不参加公民辩论的雅典人,应被剥夺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④ 阿基米德(约前287—前212),古希腊数学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理论力学的创始人,当罗马人攻陷叙拉古城时,他正在沙地上画数学图形,不幸被杀。事后罗马人为他隆重安葬,并在墓地上建有圆球内切于圆柱体的标记,以纪念他对几何学的杰出贡献。

分的人应当寻找另一类榜样。当腓力^①威胁要围困科林斯城(Corinth)时,全城居民都紧张忙碌起来,有的在擦亮自己的武器,有的在收集石块,还有的在修补城墙,第欧根尼^②目睹这一切,便迅即束好自己的披篷,匆匆地滚动他的那只木桶满街地跑。当被问及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他回答说:我滚我的木桶,这也是在做事,那样,大家都在忙碌着,我就不会是唯一袖手旁观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把诡辩术定义为赚钱的技艺^③大体上是正确的话,那么,第欧根尼的这一举动至少不是诡辩的。这一举动至少不致引起任何误会,因为实在难以设想真会有人渴望想把第欧根尼当做这座城市的救星和恩人。因此,当然也不可能真会有人渴望把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要性归于一本小册子(那至少在我看来是可能威胁到我的计划的最危险的东西),或去设想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我们亲爱的哥本哈根市民已久久期盼的同姓的戈尔德卡尔布^④。要

① 腓力(前382—338),即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他童年时,马其顿王国还四分五裂,他曾一度充当人质,回马其顿后继承兄位。他曾建立科林斯同盟,除斯巴达外,希腊各城邦都宣誓遵守盟约,并公认腓力为霸主。

② 第欧根尼(Diogenes Laertius,约前400—前323),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代表之一。他强调避开一切感官享受,认为苦难和饥饿有助于追求善,只有以最简易方式满足人的自然需求才能达到幸福。他把这些哲学观点贯彻于日常生活,为使自已习惯于寒暑的变迁,他住在神庙的木桶里。克尔凯郭尔在这里提及的轶事,出自古希腊哲学家琉善(Lucian)的《怎样写历史》一文。

③ 亚里士多德在《论智者的谬误》(*On Sophistic Fallacies*)中为智者下了这样的定义:“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165^a22-23)

④ 戈尔德卡尔布是丹麦作家和文艺批评家霍尔堡剧本中的来自汉堡的犹太穷商人,他到丹麦时,被误认为是哥本哈根市民久久期盼的法兰克福人戈尔德卡尔布(Baron Goldkalb),因此受到热烈欢迎。

是这样,感到内疚的人也许得生来就是非常愚蠢的,并且很可能由于天天在不断的你唱我和的大吹大擂中,天天都有人诱使他相信,现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纪元等等,他才会这样神气十足地大声嚷嚷头脑中那些很少大派用场的绰绰有余(quantun satis)的平庸见识。他心醉神迷,大喜若狂,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一种所谓高级癫狂的亢奋状态;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总不外这样一些名词:时代、纪元、时代和纪元、纪元和时代、体系。^① 这样被激起的亢奋状态简直失去了理性,看他那兴奋的样子,好像天天所过的日子,还不止是要四年才出现一次的闰日,而像是要千年才逢一次那样,这种想法就好比在这游艺节庆里的一个杂耍人,他必须连接不断地翻着筋斗,去引得一次次的喝彩——直到他自己收场为止。^② 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小册子不要受这样一个张扬其事、吵吵嚷嚷的蠢货的干扰,唯恐他坏了我作为一本小册子作者的那份心满意足的清闲,免得一位好心厚道的读者盯着这本小册子问是否有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使我处于不得不自认倒霉的尴尬局面,就像腓特烈西亚城(Fredericia)^③细心的居民在其倒霉透顶的日子里读

① 这里影射丹麦知识界对马登森教授(Prof. Martensen)的吹捧。马登森是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很早就倾心于黑格尔哲学,并和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私交密切。克尔凯郭尔曾在一则题为“马登森教授的状况”的文稿中写道:“马登森教授出国旅行回来迄今近十年了,那次旅行后,他带来了最时尚的哲学,这新奇的玩意儿颇引起一场轰动——他实际上始终是一位记者和通讯员,而不是一位本色的思想家……他颇引起一时的轰动,并在这段期间,年轻的学生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印刷品中告诉公众,由马登森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新纪元、新纪元和新时代,等等。”

② 这里用不断翻筋斗来比喻概念的突变,概念的突变是黑格尔的看法。

③ 腓特烈西亚城是丹麦瓦埃勒州的港市,濒临小贝尔特海峡,建于1650年。

到报上一则本地火灾的新闻：“警报鼓声发出；救火车满街疾驶”，一定会使人哭笑不得，因为腓特烈西亚尽管有救火车，但只有一辆，而且这里的街道也不会多过一条。这报上的新闻不得不使人作这样的推断：这辆救火车并不是迅速赶去失火现场，而多半是在街上演习。当然，我的小册子似乎至少也会使人联想起警报鼓声的敲响，然而我这个作者却最不想去发出警报。

但是，我的看法又是什么呢……不要问我那个问题，我的看法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兴味索然的，而问我究竟有没有一个看法倒还可以。对于我，有一个看法是既嫌太多又嫌太少的；它要以生活的平安宁静为前提，好比在世俗生活中要有妻子儿女一样，而对于一个日夜不寐又没有一点固定收入的人来说，这些是不可冀求的。在精神世界中，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要磨炼自己，并且总是磨炼自己能够轻快地在思想事业上跳舞，^①尽可能地向上帝表示敬意，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快活而放弃家庭的欢乐和市民的称誉，放弃利益的共享(communio bonorum)和因为有一个看法所带来的沾沾自喜。相反，我由此却得到什么报酬呢？我自己就像伺候在祭坛旁的人那样，仅仅吃一点人家供放在祭坛上的食物吗？^②……那倒是很合我胃口的。像金融家们所说的那样，我做这样的事是值的，这个值的意思跟金融家们理解的完全不同。不过，倘若有人殷勤

① 跳舞的比喻也许指大卫在立约的约柜前跳舞。据《撒母耳记》下：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華的约柜抬上来。耶和華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華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6：14-16）

② 这比喻可见《哥林多前书》：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忙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9：13）

过分地去假定我有一个看法,并因为是我的看法就鼓足勇气去采纳它,那么,我对于他的好意深感遗憾,因为这种好意被用在他的一种不足取的看法上,倘若除了我的看法之外他还有一种看法的话。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赌,我能一点不假地轻忽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别人的生命。这是我确实能够做到的,是我唯一能够为思想去做的事,我没有一点学问,要开价的话,“几乎不够收费——德拉克玛^①的课程,更不必说高达 50 德拉克玛的课程。”(《克拉底鲁篇》)^②。我的生命完全归我自己所有,我可以当场拿它去打赌,那样做在别人看来多少总是一个难题。这样一来,跳舞就不难了,因为死的想法是我的一个好舞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活得过于沉重,因此我要对天发誓(Per deos Obsecro)并声明:谁都不要来邀请我,因为我不想跟他跳舞。

① 德拉克玛(drachma),古代雅典的铸币,据《牛津古典辞典》,一德拉克玛重4.31克。

② 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苏格拉底说:“希波尼库(Hipponicus)的儿子,有位古人说,‘善的知识是难的’,而名称的知识是知识的大部分。如果我不曾贫穷的话,我本来可以去听伟大的普罗狄库(Prodicus)收费五十德拉克玛的课程,这些课程是文法和语言方面的一种完全教育——这是他本人的话——那样的话,我本应立刻就能够回答你关于使名称正确的问题。但实际上我只听过收费一德拉克玛的课程,因此,我有关这一问题的真理并无知识。”(384b)

第一章 思考方案

假设^①

问题是由无知得连为他的询问方式提供什么理由都不知道的人提出的。

—

真理是可以学的吗？我们将从这个问题着手。这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或者是由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转化而来的，^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美德接着又被规定为不可教的悟识(insight, 见《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欧

① 在《哲学片段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中，“作者”约翰·克利马科斯把《哲学片段》称为一个“想象的建筑”。这种想象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它以“如果……那么”的方式，试图突破探索真理过程中传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逻辑模式。这一特点也表现在本章的章名“思考方案”中。

② 丹麦文 loeres 既可被译成“可学”，也可被译“可教”。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说：“普罗泰戈拉，我不相信美德可教。”(320b)在《美诺篇》(*Meno*)中，美诺说：“苏格拉底，你能否告诉我——美德是否可教？”(70a)在《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中，欧绪德谟问：“门徒是学他们所知的，还是学他们所不知的？”(276d)